



# 长城儿女

■马桂启

我的家乡在北京市昌平区与河北省怀来县交界处的长城脚下，抗日战争时期属平北根据地。因思乡情怀和职业习惯，我对家乡的抗战史比较关注。但是今年春天去湖北省十堰市探望姨祖母，听她讲述过去的故事后，我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人和事。

姨祖母1929年生于河北省怀来县方口村。那里当年是平西根据地的一部分，与我的老家一北一南，隔长城相望。姨祖母对那时的战火硝烟记忆犹新。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攻占北平后，继续向北进犯，国民党军队组织了南口战役，因伤亡惨重而撤退，家乡被日军占领。土匪“黑马队”乘机兴风作浪，霸占妇女，索要赎金。后来，八路军来了，跟“黑马队”激战7天7夜。姨祖母说，土匪被消灭后，当街上喊“扛枪去了，打鬼子啦”，村里一下子就有20多人参加八路军。然而，当他们从平西根据地刚刚领了军装走在半路，就遭到日军伏击全部牺牲。家乡人民没有退缩，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后来在方口村附近的五里墩，游击队伏击抢粮的鬼子小队，有的战士抱着敌人拉响手榴弹，最终全歼鬼子30多人。

鬼子经常来偷粮扫荡，每次村里人都要“跑兵”，躲进山里。姨祖母说，躲进山里，又冷又饿，下雨时就躲藏在窝棚里、挤在树下，最后还是浑身泥水。那时，能把小米放在倭瓜里烧一烧，就是最好的食物了。当时很多孩子都饿死，病死在“跑兵”避难的路上。

鬼子抓不着人就烧光、抢光、砸光。姨祖母家房子多，也被烧得一间不剩，仅抢救下半边墙，凑合着改成窝棚，十几口子人就在里边熬过冬天。后来盖了烧，烧了盖，就这样坚持到鬼子投降。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他们从没有屈服。姨祖母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跟着祖母一起在曾外祖父家过年。那是一个走路三步一停、两步一摇的双目失明的老人，但他曾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由于曾外祖父文化高，游击队就让他管账记账，负责后勤工作，他的家里也成了游击队经常开会办公的地方。当时的姨祖母还是个10岁出头的小姑娘，机灵勇敢，每到开会时她就在门外放哨。一次，曾外祖父正在屋里统计账目，小姑娘骑在墙头上远远看到鬼子进村了，跳下来跑进屋里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曾外祖父腿脚不便，姨祖母蹑手蹑脚去将账本拢在怀里扔进灶膛。等鬼子进屋时，姨祖母正坐在灶前烧火，锅里已经冒起热气。

曾外祖父遇到的危险不止于此。一次鬼子来搜查，由于他腿脚不便，被堵在家里。鬼子把刺刀架在他脖子上，逼问游击队在哪里，他只是说“不知道”。鬼子又把他摁倒在铡刀边，他仍然说“不知道”。

当姨祖母说这些事的时候，我既感动又自豪。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高大形象与那个走路摇晃的普通老人联系在一起。

到一起。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普通选择，也正因此如此，这才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才产生了不普通的力量。这就像每一滴水的流动仅是重力使然，然而大河流却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19岁时姨祖母出嫁，1950年她的丈夫参军入朝修建飞机场，后来转业修建军工厂，1969年转战到湖北十堰，一家人定居在此。现在，她的儿孙们家境都不错，也很孝顺，但是她已经习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仍然拾柴、拣煤做饭取暖，用洗脸水冲洗厕所，甚至摸黑为我们做饭，因为她舍不得花那几毛钱的电费。日子过得如此清苦，她一再说“现在过上了好日子”。

也许，经历战争的苦难，生命中就不再有了艰辛；躲过死亡的阴影，就更加珍惜眼前的时光。姨祖母的家很简陋，连个冰箱都没有，但她却有着令人羡慕的健康和令人钦佩的心态。已近90岁的她耳不聋、眼不花，身板硬朗，面色红润，口齿清楚。

当晚，老太太自己蜷缩在破旧的沙发上，一定让我睡在床上，但我思绪万千，难以入睡。曾外祖父，我的至亲，他那英勇的往事我到今天才知道！而那段岁月中，又掩藏多少我们不知道的人和事……

第二天早晨，我漫步十堰街头，一行红字映入眼帘：“一河清水送京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就在十堰的丹江口水库。看着这行字，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曾经率领二万九千大刀队在长城抗战中威名远扬的张自忠将军，于1940年在鄂西与日军战斗中壮烈殉国。今天，将军鲜血浸染过的土地敞开心扉，用乳汁般的一河清水去滋养那托举着长城的北方大地。姨祖母也许不会再回到长城脚下的家乡，就让这河水带去她对家乡的问候吧。告诉那些健在或逝去的人们，远在十堰，还有一个老人，一个长城的儿女记着他们的事，记着那段壮怀激烈的岁月。

■秦延安

## 永不泯灭的民族血性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桃花依旧笑春风》，以北伐战争为背景，以国仇家恨为内核，以错综复杂的情感为线索，全景展现了一代热血青年峰回路转的救国之路和民国时期西安城的众生百态，讴歌了关东人民在国难当头的革命选择和永不泯灭的民族血性。

剧中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割据宝鸡的军阀贺桂奇被爱国志士廖春风刺杀身亡，而贺桂奇之女贺桃花为报父仇，化名云岫，隐居西安水车巷寻访仇人，却不想阴差阳错地爱上杀父仇人。两人的故事在动荡飘摇的时代背景中展开，家国情与儿女怨的纠缠，更凸显这段岁月的恢宏悲壮。整个剧情植根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将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构建在军阀围城、天灾饥荒、西安事变、日军侵略、中条山战役等大时代背景下，用崭新的视角对关东民众的革命情怀进行解读。

虽然政局混乱，日寇的铁蹄也没有踏上三秦大地，性情刚烈的秦人骨子里却充满血性。天真善良的贺桃花在经历家庭变故之后迅速成长起来。一路上她对穷苦百姓报以同情，在西安遭遇军阀围城、外敌入侵等情况下，明辨是非，用自己的智慧救西安百姓于危难。逐渐从一个只寻私仇的少女，成长为一名有胆识、有抱负的革命青年。这种民族的血性在贺桃花的哥哥贺江山身上也得到集中体现。从霸道冷酷无

视他人感受的军阀之子，到为信仰处决心爱之人的纠结痛苦，内心拿捏到位、得当。

在剧中，道德与信仰的碰撞贯穿始终，而人们在战乱中不断奋起的抗争和胸怀大义更是一部时代颂歌。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能抛下私人恩怨，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融为一体。剧中，热血青年廖春风为完成任务，不惜牺牲家庭、牺牲爱情，隐姓埋名，成为潜入军统内部的谍报英雄。“我不能决定怎么生，但可以决定怎么死。”发自肺腑的心声，尽显廖春风革命的坚定。一心只想寻仇的贺桃花在国仇家恨的角逐中，终于不再迷茫。当廖春风守护抗战密件失利后，她立即接任务，成功完成。这种建立在顾全大局基础之上、糅合了爱情与亲情的矛盾化解，诠释了国大于家的情怀。

“永生不忘如信仰，哪怕生死两茫茫。”《桃花依旧笑春风》演绎的不仅是关东儿女情长，还有胸怀大义的民族血性，因为那不仅是一个人的筋骨，更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 “家住钓鱼台那儿”

■陈先义

威武其庄严，令人观之激动。严谨而有序的礼仪展现，每一步都代表一个国家的门面。

住在如此重要的迎外地点，作为钓鱼台边的人，可不能只看“风景”的看客。外宾来到中国，每一个北京人都该有主人翁观念，时时处处都必须有国家大局和外交意识，个人的利益必须无条件自觉服从于国家外交需要。这句话可不是空说，比如，住在这样的地方，遇到交通管制时，即使我们的交通管理怎样高效，也必须为国家外事活动留出足够的时间、做出必要的牺牲。

于是，许许多多的故事给我们这些钓鱼台的邻居们留下深刻印象。比如道路管制时间稍微一长，有的行人便耐不住性子，开始发几句牢骚。这时，我们就常常能听到同样等待的市民立即婉言制止和相劝：什么是国家大事，这就是国家大事，你有什么急呀，再急有国家大事急吗？要知道，咱可是红墙下的北京人，可要有点红墙观念。

那一年，记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总统来访，一个被堵在国宾馆门前红绿灯下的司机大概由于急事所致，突然心脏病发作。警务在身，警察腾不出人手，如果继续等待车队，或许病人会发生意外。情急之下，周围素不相识的几个北京人立即自发救援，想办法把这位病人安全送到阜外医院，使其得到及时抢救。

救。事后，病人的亲属居然不知道这些好心人姓名甚佳。

平常上班尚可，遇上赶火车赶班机之类，如果堵在这样的外事活动节点，那可真是考验耐心了。那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我晚间散步正好赶上三里河封道，在路口碰上驱车赶往北京西站乘火车的一家四口，恰恰就堵在月坛北街由东向西的道儿上，好多辆车排成长长的队等待普京车队通过，后退不得前进不了，耽搁了火车。让人感动的是，当警察向这一家表示歉意时，这家人毫无怨言地回答：没关系，我们去退票改签就是，谁让我们是北京人呢？

谁让我们是北京人呢？这句话说得真好啊！它表现的是一种胸怀。按照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在红墙之下，就该树立红墙意识，就该有国家观念，就该时时处处想到我们代表国家的门面。作为共和国的首善之区，就该在文明礼貌上力争成为全国的标杆。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这是必须有的的一种文化自觉。许多人常说，北京人关心政治，连出租车司机都懂国家大事。记得有一年一支部队在北京执行换防任务，临撤防时我去这支部队采访，问对北京有何印象，几个战士都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北京人都讲政治，街头戴红袖箍的老太太水平都赶上我们指导员了。这听起来似乎有笑

谈的话，却说出了北京人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和热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有关心国家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钓鱼台不仅有诸多故事和人文景观，还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且不说国宾馆院子里那些酷似江南的小桥流水的布局、亭台楼阁，单说国宾馆外，都引人注目。不知当年规划者出于何种考虑，钓鱼台的东墙外从北到南种植的是整齐的银杏树，几十年之后，这些银杏树已长成参天林木。每当寒霜初降，这道约1公里长的银杏林变成镶嵌在国宾馆外的黄金玉带，成为北京远近闻名的一道美丽风景。若逢夜间一阵秋风吹过，落叶萧萧而下，半尺厚的金黄树叶堆满林间道，吸引无数摄影爱好者。广告模特、演艺明星，还有那些拍婚纱照的新婚青年，在这里摆姿势、做造型，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公里长的银杏大道，让路人尽收人与自然至美的无限风光。

钓鱼台，一个展示中国外交和国家文明水平的窗口，一条联结中外友谊的纽带，一座展示北京人红墙文化的平台。作为钓鱼台边的人，我们透过这个窗口，看到的是国家在世界的地位，看到的是世界聚焦中国的眼光，看到的是人民向现代文明迅速迈进的脚步。

站在钓鱼台边，我们为自家自豪。

## 那是你的眼神

■张长国

那天早上，军营忽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号音。上尉女军官小敏三下五除二收拾好背囊，跑出了营房。

营长一脸严肃地下达命令，任务是紧急驰援一处著名的菜乡，那里正遭遇洪灾。因为这次菜乡洪灾的连锁反应，很多城市的菜价都接连上涨。

军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车里的小敏不禁想起她很小的时候……

那是1998年夏天，一连多天暴雨如注，小敏家所在的村子积水逐日加深。有一天早上，积水涌进大街，不少乡亲还都高兴地冒雨拿着网兜去捞鱼。

半夜，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响起来，村支书的有些急：“大堤决口了，大家快撤！大堤决口了，大家快撤……”喊声戛然而止，村里停电了。小敏的父亲听到喇叭里的喊声，赶紧抱起她就准备下床。“扑通”一声，父亲跳进了水里，原来，大水已经漫到床沿处。他们不知道的是，离这个村子几十里远的一条大江出现管涌，溃坝了，大水一路肆虐，冲进附近村子。

小敏的父母带她冲到庭子里，伸手不见五指，打开手电筒，发现家里的许

多物品已经漂在水里。眼看无路可走，他们只好顺着墙边的梯子爬到房顶上。黑色的天空依然暴雨滂沱，周围的邻居们早已嚷嚷开了，掺杂着孩子们的哭叫声、狗叫声，在雨中乱成一片。

天亮了，年幼的小敏躲在大人的怀里，惊恐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她看到，一向沉稳的父亲神色也非常惊慌。浑浊的洪水让村庄只露出一片房顶，每家房顶上都挤着不少人。她还看到，有的房子突然坍塌，房顶上的人一下掉进水中，随着水流四下漂散。

第二天，恐慌又一次来袭，没有吃的了，父亲把最后一袋方便面递给了小敏。小敏发现父亲的眼神似乎黯然无光。直到小敏成年后，爸爸眼神里的那种绝望仍深深扎根于她的脑海。

洪水依旧未退，远处响起“喀喀”的马达声。不知是谁激动地大喊起来：“我们有救啦！我们有救啦！解放军来啦！”下意识，小敏看了看父亲，他的眼睛里一下子有了光彩！不长不短，一艘艘冲锋舟停在洪水中的村民身边。一个橘黄色的救生衣递了过来，穿在小敏身上，迷彩帽檐下，一个热切而坚定的眼神看过来，那双手把小

敏抱到冲锋舟上……

后来，小敏长大，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考入一所著名军校。

现在，轮到小敏去救乡亲们了。到达灾区，小敏第一个坐着冲锋舟冲进被水包围的村庄。在村子的一处高地上，10多名群众被水围困了一天一夜，中间还有几个孩子。看到解放军的冲锋舟陆续到来，大家都兴奋地跳起来。突然，小敏依稀觉得，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就是当年的自己。不等冲锋舟停稳，小敏就脱下自己的救生衣扔到人群里，大声说：“先给孩子穿上！”随即，她跳进水中，向那个小姑娘伸出双手……

这样的情境让小敏如此熟悉。当年那个坚定而热切的眼神，给了她温暖与力量，现在，她把这样的眼神传递给穿上救生衣的小姑娘……



延安电波（油画）

王金安作



我们居住的小区距钓鱼台国宾馆东门，也就一路之隔的200米外，因为部队大院不挂招牌，所以不管是打的乘车还是向来访朋友介绍住址，总习惯说“就在钓鱼台那儿”。如此说法，倒不是拉大牌吹牛，实在是因为钓鱼台名气太大，说钓鱼台简单明了，北京人哪有不知道钓鱼台的。

与钓鱼台为邻，便有许多关于居住地的故事。许多在别处听来异常新鲜的事，在我们这儿就像家常便饭。比如每天新闻联播播出的外交大事，某国元首到访啦，某国际组织在钓鱼台举行会议啦，国家领导人在钓鱼台接见某总统啦，等等，这些对全国对世界播出的重要新闻，或许可以与我们的散步时刚刚看到的国宾车队联系在一起。

其实，对初到北京的人来说，这何尝不是一道异常壮观的风景。你看，警容严整的警察提前上岗执勤，布哨于道路两侧的武警战士腰杆挺得笔直，让人感觉分外肃穆。就在国宾主车进入国宾馆大门的瞬间，警卫礼兵那嘹亮的声音和极其标准的敬礼清晰可辨，其



## 闻我军恢复司号制度有感

■何红

又闻军号起新声，唤醒心头别样情。笑着疾风吹不乱，星空尽望忆峥嵘。

## 独轮车啊，今天我们重逢

——写在淮海战役纪念馆

■刘忠全

吱呀、吱呀，独轮车，在中国土地上推了多少世纪，一声声呻吟，一声声叹息，直欲压塌这不平的大地。

这一天终于来了，车头插上小小的三角红旗，推着粮食，推着弹药，推着革命，推着胜利……

来了，从阡陌，从大路，从山峦，从海隅；来了，从山东，从苏北，从每一个解放区……

吱呀、吱呀，一路高歌，向淮海战场八方汇集。仿佛是人民母亲伸向，自己儿子的长长手臂。

弹雨火海，无所畏惧，雪地冰天，千里万里。直到那木制的车轮碾过，燃烧的土地，唱出多少胜利曲！

独轮车啊，今天我们重逢，在这雄伟庄严的纪念馆里，透过泪花我凝思着那面，被硝烟熏黑的小小红旗。

独轮车啊，今天我在，纪念碑的浮雕上见到你，吱呀、吱呀，你的那支，唱不完的歌依然飘在耳际。

你刻在淮海大地上的车辙，大书着：“人民——胜利！”